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九二

魏叔子文集外篇二十二卷 魏叔子日錄三卷 魏叔子詩集八卷 魏 禧 撰

諸名家評點

魏叔子文集

易堂藏板

序

吾友魏叔子與予同學于京師三十歲爲時文補弟子員
冠其曹長而名公鉅卿年五六十年咸以等輩禮之
或所執贊受業師遂退讓稱先生而不字予意叔
子及壯年時已舉名進士立朝廷上侃侃然發其所
學爲世名臣乃甲申乙酉來自以病放廢山中盡棄
去其時文爲古文辭而其所自脩立與設施之方皆
不獲用嗚呼其爲文益工而其志益可悲也已叔氏
生平于吾易堂中爲古文者最服膺其姊壻丘邦士
凡有作必相與論定邦士雅愛歐陽文忠叔子愛蘇
明允故其文特雄健而又不肯學古人專家步趨其
形容摹其聲咳往往好出高論奇識凌厲古人及王
癸以來則多和平嗚咽往復而不盡又幾幾乎歐陽
文忠所爲然其精悍之氣逼出于眉宇不可得而馴
伏也予往讀洪永以來之文自宋文憲以下其最著
如歸震川茅鹿門唐荊川諸先輩正足與古人相上

下然平緩時弱之調往往而有則豈以國家八股取士有以靡其氣而柔習其心乎叔子當工八股時輒厭惡之陋其體製著制科策三篇欲廢之而易以策論故其八股多閑肆奇偉浩汗之文而乙酉丙戌所作書疏則出入賈長沙李忠定間余于叔子少一歲兄事之生平爲詩文单辭隻字雖千里外必就正叔子而叔子以古義相督責余有過失每發聲微色詆呵之如嚴師之于童子其或數往相見塞墨不交一

曾序工

語則自十三四歲時已然矣予十年來以衣食走四方不得與叔子朝夕講業叔子學問文章如是而予鹿鹿無一有所成就是可悲也今其兄子世傑編次其文集付諸梓人請予爲之評點予則何敢讓因爲采諸家評論次第折衷以附其文叔子又自言吾于史漢叙事法未能得其要領而最好左氏間發其微言大義成左傳經世一書余從遠方歸每出示數則恍然如震雷暴起于左方驚魂動魄既而繹思則又

如飢得食如寒得衣心安而體順始嘆此書蓋自有左氏數千餘年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叔子兄善伯弟和公皆與予爲兄弟交並著詩文集若干卷于亦欲得序而出之時甲辰立秋日易堂友弟曾燦撰

曾序主

魏冰叔集序

往者吾與魏冰叔同守一代之制首攻四書義是時吾二人各以才智以相取要其所尚最爲獨異蓋吾意每欲追述孔曾思孟之旨至于一毛一髮一咳一唾時所務肖冰叔則求其意義廣博必推發其所未始有是以于當世議論風發之文滌瑕研精鉤抉無及于洪永又搜覽諸子史漢唐宋大家及其他雜藝之遺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顧予則每邇經義上及于洪永又搜覽諸子史漢唐宋大家及其他雜藝之

序一

文私竊謂文惟經義中可以無所不盡蓋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以爲其神且奇也是故吾與冰叔時爲古雜文而冰叔第取足道其意而已未嘗耑攻之其子之用心于古文者又凡以爲經義也經義工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以及之其後俱休廢窮山中冰叔乃漸肆力于古文以極陳其中所欲發而無所爲發者冰叔于是能自削除其議論之繁博而其精杰益乃出矣自冰叔益務爲古文則

無不使予論較之冰叔之文旣精強于事理操術甚切而篤於情暢于其勢明于辨吾嘗謂之鼂家令趙營平豈執簡漆爲文者哉且出師表前後二篇上高宗封事一篇雖武侯澹菴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故冰叔之文有不必爲文而文則益勝焉者也吾庶幾望之矣然而冰叔執其文教授山中則又其情日淡其氣日和以出而遊江達淮徑吳越以反其示予文烟波嗚咽一唱而三歎蓋旣又非吾之所望者何也

序二

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吾求文不至于湮沒吾之論而已而何以工爲冰叔不求工于文如是嗚咽唱嘆其工于文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冰叔今於文如此吾視冰叔其今之文如彼矣吾又安知冰叔文不後之如此耶吾其望之矣篤也暢也明也精強而切也其文勝也不必爲文而文勝也未可知也韓退之于東野李翱張籍之鳴於詩則歸之于天矣吾

于冰叔之文亦如此焉

易堂友兄丘維屏譏

自敘

余自幼讀書長受教于大人君子謹謹以不及古人爲恨生平爲文又不喜學古人一家據吾之所然者盡欣言之使無道理而已天不以人之喜怒而變其風雨君子不以人之愛憎巧其辭吾之言善天下從而見之吾之言不善天下亦從而見之適吾之意而天下洞狀于吾心吾何求耶余治四子之文有暇間爲雜體或解于事會之所遭率爾抒其胸臆積歲所得不覺遂多于是以丁亥休夏之月類而秩之各標

卷子本集

不卷首自序

一

數言于首名曰外篇易堂魏稿書

凡例

一古人文集不加批點然有一經批點則文之精神要領逼出紙上或如頌上三毛象外傳神因取諸名家評點於詩文相發明者酌錄之
一家叔父詩文好人彈射又每自刮磨客游諸作皆主人代爲流布朝脫於手暮登於木或先削板以待草成後有改定輒就板刻削行墨多空不能更費梓人也

一諸文隨時續刻年歲先後都無次序

一日錄三卷詩八卷已刻版另行

一叔父著作最衆貧無工貲今先刻若干草草坡畢請政海內諸散文藏笥中者尚數百篇新作百首俟之二刻

一叔父著有尚書餘一卷左傳經世鈔十卷擬奏疏一卷內篇二卷俱嗣刻

諸子世係敬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總目

第一卷

論

第二卷

策

第三卷

第四卷

議

魏叔子文集

第五卷

書

第六卷

書

第七卷

手簡

第八卷

敘

第九卷

敘

第十卷

敘

第十一卷

敘

第十二卷

題跋

第十三卷

書後

魏叔平文集

二

第十四卷

文

第十五卷

說

第十六卷

記

第十七卷

傳

第十八卷

墓表誌銘

第十九卷

雜問

第二十卷

四六

第二十一卷

賦

第二十二卷

雜著

魏叔平文集

三

論引

論議也言之不足則議之博辨肆志而得其說是故孔子曰辭達而已辭達使明也僅以使明則不可明故曰論精微而朗暢雖狀此猶夫一端之論余往治制藝不喜規矩先輩獨思以其說明古人之義制體不同浸淫乎論策矣嗚呼論策制科此余之志也夫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一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續論跋

士君子之處世也當其治則事功多而言語少及其衰則事功少而言語多豈好爲異哉仲尼曰托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焉然則言語者士君子不得志之事功也士生千百世後明聖不作言人人殊無論淺見寡聞者不足與言卽博雅之流卓然自命爲君子者亦每行其私意持論不根如丘文莊濬于南渡事取賊檜而非武穆是遵何說哉魏叔子天資高邁好學不倦經子百家之書無不貫穿而尤長于論史往刻史論二卷近又著續論十篇自兩漢至五代歷金言開期則規模宏遠論進取則經權互用于尉佗孫恩王審知詳察其勢于劉智遠洞見其情究諸史之未發而不爲放言高論以駁世所謂有用書生者非耶嗟乎叔子不得使見之行事遜跡山岩發憤而爲言豈惟叔子之不幸可慨也著書多家貧不能自梓嘗懼放失晉人王

魏叔子文集外篇目

第一卷

相臣論

伊尹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兩漢論

留侯論

陳勝論

鼂錯論

尉佗論

雋不疑論

漢中王稱帝論

阮籍論

高允論

魏叔子文集

卷一

跋

魏叔子文集

卷二

論

唐太宗平內難論

續縱四論

唐肅宗靈武卽位論

劉知遠論

宋論上

宋論下

太平興國論

蔡京論

蘓雲鄉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續續朋黨論

平論一

平論二

平論三

平論四

地獄論上

地獄論中

地獄論下

地獄補遺論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一

論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相臣論

秦誓稱休休有容孔子戒驕吝此特爲有才者言之也相臣不可無才猶人不可無五穀彼恃材驕妬是貪食過飽而病且死者耳後世僕讀二書遂成庸相絕大模本國朝選廢丞相然入閣辦事其權不輕獨怪後來專以

魏叔子文集

卷十 相臣

十

科目資格限人拜相必繇翰林不習民情更事最可笑者舒行緩步輕咳微聲以養相度竟同木偶兒戲每讀國史清謹忠直者不乏人而才畧遜前代遠甚至于相業尤卑鄙矣論相首推三楊按其行事方之古人爲何如也甲申二月自記

相臣者天子之下一人而已相臣賢則可使天子之不賢者從而之賢相臣不賢則天子雖有彌精圖治之心其力能抑塞之于上而其黨援足盤踞扞格于

其下。且夫居官守職奉法無罪。百執事之賢也。天下治安之日。攝然無事。恒有大難大疑。出耳目智慮之外。此二三小臣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能斷然行之。以豫天下之患。而定其變。此其事不得不責。望于相臣。天地之所不得爲。則君爲之君之所不得爲。則其相爲之相臣。上叅天子之柄。下可以達百執事國家之利害。苟迫于所不得已。則雖逆天子之法。犯羣臣之怨。冒天下之大不避。必且毅然爲之而有所不敢避。姚崇以干事要。玄宗僞命之議不行。

皆得而見其才也。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削宰相之官。然人才庸下。視宋加甚。李賢張居正。其才足任。乃又以驕吝失之。嗚呼。此三百年之所以無相業也。

楊一水老師曰。從來名相各有一段驚天動地事業。不相雷同。處自舜禹至韓范之徒。莫不皆然。細觀古今聖賢行事。方知叔子此論。

平實中正。非好爲激昂也。至其偉氣昌言。尤足相副。

而李忠定免冠求去。蓋不如是。則不可以爲相也。昔者漢丞相權最重。當時賢人所以自效。猶爲近古。曹參繼鄼侯之後。國之大事不舉者。不可勝數。而日飲醻。無所事事。此謂之庸相可也。宋之名賢。勤稱法祖。積漸至于衰弱。而莫之振。安石以紛更壞天下。終宋之世。不敢復言變法。則因循以須亂亡而已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之有才者。輒以技求剛復自敗。此聖人所以重之。惜之。歎頤之善全其美。使天下後世。識有周公者。

嘗讀孟子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又言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則伐夏皆伊尹意也竊疑其語爲過及讀商書而知伐夏之舉果出于尹之獨斷無疑也今夫人臣之放伐其天子者自古以來所未嘗有唯后羿距太康逐相爲不臣羿因民之不忍而距太康湯以救民伐桀其跡與羿無異夫以湯而行羿之事爲自古聖賢之所不爲湯雖躬聖人之德無富天下之心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矣使非有任如

魏叔子文集論 卷一 伊尹

四

伊尹者灼然于天命人心之故犯天下之大不違不以芥蒂其心變易于古君子之義而無慚于堯舜以別嫌疑定猶豫主持其內而輔翼其外亦安能斷然出此也哉蓋昔者湯嘗自言之矣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昔者伊尹又嘗自言之矣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當是時湯之學而後臣與伐夏之出于尹也蓋亦明矣嘗觀古今

魏叔子文集論 卷二 伊尹

五

弟和公曰古今大議論是獨見獨得方處具見本領學術所在○洗發剗刃老到而思力彊烈令讀者目精驚悍不敢暫瞬

李咸齋曰只是看透一任字便發出如許創論後半文字與前若不相干却愈洗愈緊

○○正統論 上

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軾鄭思肖是也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歷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又絕蘇氏之說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日竟奪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以存故曰魏宋後唐晉漢周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爲遠不以

卷一 正統論

六

卷二 正統論

七

正得國則奪之者爲非遠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蜀漢宋而已三者之說皆近于理而鄭氏爲尤正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天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將何屬乎而其子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朱梁石晉尤爲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偏安之主篡竊之人吾予之以正統彼正統者號肯與之蘇氏曰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爲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坐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隱忍而姑坐固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別其爲盜而不苟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舅以妾爲妻而婦奈何不以爲姑則大不然矣生于篡君之子孫親爲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微辭焉春秋于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於三年書春正月之義是也至于後世之公諱則是人以妾爲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時之名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爲吾固可與三帝三王儼狀而並列也孔子之

至于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偏統者不能使天

下歸于一統則擇其非篡弑居中國而擅大者屬焉

竊統者身弑其君而篡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

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

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

南宋是也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

後歸之偏統後唐後漢是也天下之偏統雖亂賊國

已正乎其爲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

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吾儕折

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篡正爲逆奪不正非遯

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

主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而正統之論定矣

丘邦士曰議論筆力十分強健直開直下不

用一些波瀾頓挫最是魏叔本色絕佳處

宋未有曰折衷三家之說而別爲三統義正

例全允爲定論

王山長曰格力在兩漢之間

○○○正統論中

或問以東晉興復爲正統是矣元帝爲牛氏

子非司馬子孫也曰秦政以呂易嬴未嘗有

絕之於秦者而獨絕元於晉乎且元帝與始

皇尤不同不韋初進孕婦後亂太后始終事

迹鑿狀可據牛氏之通出於愛昧庸或有污

蔑以快私怨者故每常閨門君子所不道况

執此莫須有之事而絕人之宗前人之國哉

是非良史之法矣自記

秦何以不爲正統也歐陽子曰諸侯共起而弱周非

獨秦之暴也且夫周棄豐鎬以賜襄公報王稽首獻

邑自歸于秦秦雖有滅周之罪亦與後世之弑君篡

國者異矣秦何以不爲正統也魏子曰諸侯不敢滅

周而秦卒滅周無幽厲之罪而秦有桀紂之惡取

之以詐力守之以殘暴惡在其爲正統也唐高祖廢

鄭國公與晉武廢陳留王隋文廢介公宋太祖廢鄭

王同一篡也何以不爲竊統魏子曰陳留介公鄭王

初無罪不足以失天下其臣又皆以助戚居中用事

爲先君所依托。一旦欺人孤寡而攘奪之，故雖晉武隋文成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厚德，浹數百年。而其得國之不正，終不可以貴。隋之淫虐過于桀，封李氏興兵而誅湯武之業也，而借乎其立侑而禪之以湯武始而以莽操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固不可以爲算。混一之功，比晉隋而仁恩之在天下者等。宋祖故予之也。後唐後漢何以不爲竊統也？朱溫滅唐而李存勗、帝郭契丹滅晉而劉智遠、帝晉陽歐陽子曰：李氏

龔自子文集論

卷十 正統中

士

宋氏共起窪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者非也。克用忠、唐志在滅梁存、勗後雖自帝始未嘗不欲承父志而報國仇，故欲並之于梁者非也。歐陽子曰：劉智遠始不與契丹戰以幸其敗，後不能奉從益以存晉與梁，晉無異夫。滅梁不自帝與奉從益以存晉此聖賢之用心忠臣之盛節而可責諸五代之君乎？今夫責人以聖賢爲忠臣不得而遽同之于亂賊此學者欲苟成其說而文致之非天下之公論故歐陽子之說不可訓也。東晉統承西晉南宋統承北宋何以祖宗

之一統者爲竊而子孫僅有天下之半得爲正也？日晉宋之君天下天下奉爲其主久矣。雖其始不正，前後相承而元帝高宗當滅亡之餘，有時起之勢。又以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于正統。楚子僭王，滅諸姬罪在不救。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焉。歐陽子之黜東晉亦不可訓也。且夫義得爲正統者，其子孫雖甚微弱，不可不存以爲正。故三十六邑一日未獻，不可不書。周禪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書。宋奈何既以正統也。

龔自子文集論

卷十 正統中

士

予西晉而其子孫尚有天下之半者，乃以偏安斥乎。革姓受命之事，非天心所欲勢也。君子必不得已而後絕其統，所以不傷忠臣孝子之心。仁人之志也。吾故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進于王非正統者弊，又不止于霸蘇氏雖辨其非而無以服之也。吾師立三統之說，而萬